编者按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上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自10月1日起延续到11月23日的展演活动囊括了近年来上海文艺界、舞台界的精品力作，涵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剧、评弹、芭蕾舞剧等，其中既有首演剧目也有复演佳作，不仅获得过国家级奖项，也将参演10月18日启幕的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此番，先刊登一组艺评，展现上海舞台的繁花盛景。

《璀璨芳华》：江南声音在纯粹中求变

◆ 杜竹敏

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海评弹团《璀璨芳华》专场演出近日如约而至。

琵琶三弦叮咚，吴侬软语轻柔。被誉为“江南的声音”的评弹艺术，一直以来是沪上百姓首选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午后相约书场，听一回书，饮一盏茶，相会三五知己，是许多老听客几十年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而《璀璨芳华》的专场演出，也正是以这种亲切、温暖的方式与老听客、新观众见面的。

整台演出由上海评弹团演员周慧主持，一口纯正的苏州方言瞬间拉近了观众与台上的距离。通过周慧的讲述，评弹艺术细微之处的魅力、老艺术家台前幕后的趣事娓娓道来，时不时令台下观众忍俊不禁。

专场曲目和演员选择看似平平无奇，细品却知经过悉心编排。松紧得宜，雅俗共赏。不久前在天蟾逸夫舞台首演的《千里江山图》，以及丽调名篇《饮马乌江河》《六十年代第一春》慷慨激昂，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上海评弹团不同时期的经典、新创作品体现了评弹与时俱进、突破自我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激情。充满正能量的内容也是不久前刚过去的国庆节“点题”之作。蒋调开篇《莺莺操琴》《宝玉夜探》凸显流派特色和辞雅曲美的意蕴。微阑双目，听耳畔琵琶三两声，一句“香莲碧水动风凉”，仿佛瞬间穿越时空，远离都市喧嚣，置身亭台水榭，斗拱飞檐的中式美学之中。凉风拂动荷香，莺莺小姐袅袅走来。现实生活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随风而散，焦躁的心情仿佛做了一次“SPA”。而《钱秀才·颜大照镜》《珍珠塔·婆媳相会》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演尽世间百态，将评弹“噱”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根据《水浒传》中的故事改编的评话选段《坐楼杀惜》中，吴新伯、陶莺芸首次搭档，在评话一书中融入了京剧麒派的表演特色，其角色惟妙惟肖，故事跌宕起伏，令听者大呼过瘾。

短短两个半小时的专场演出中，上海评弹团亮出了最强阵容——一级演员高博文、吴新伯、黄海华、陆锦花、周慧、陆嘉玮、王承、陶莺芸全员出动；蒋调、张调、丽调、薛调轮番登场……在剧目选择上，更是精心设计了好几个“第一”和“难得”：吴新伯与陶莺芸首度合演《坐楼杀惜》外，还有蒋调与张调携手同唱《千里江山图·洒尽热血心也甘》，也是舞台上难得一见的组合，蒋调弟子俞圣琦唱张调，让人耳目一新；王承与陆嘉玮同说《颜大照镜》，更属两位同团“好兄弟”的首度同台携手。

虽然演出地点从南京西路上的传统书场“乡音书苑”换到了以演出小剧场剧目闻名的长江剧场。但“璀璨芳华”依旧保留了浓浓的“乡音味道”，主打一个松弛感。曲艺宜古宜今，“跳进跳出”的特色在演出过程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除节目单上的曲目演出外，演员兴之所至，与听客聊聊国庆出游的种种趣事窘事，说说老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秘辛癖好，或者拿身边的搭档“扦讲”（打趣）、与台下的朋友开开善意的玩笑。在听客的掌声中，暖场、返场曲目《莺莺操琴》《六十年代第一春》《战长沙》《诉恩人》等同样精彩，信手拈来，诚意满满。

而离开书坛多年，旅居海外，此次国庆回国的王建新，也作为神秘嘉宾被请上了舞台，成为节目单上未曾出现的“彩蛋”。一声蒋调韵味十足的“隆冬——”软糯醉人，引得台下掌声雷动，叫好声一片。剧场，此刻更像是一场知音重逢、亲密无间的“老友会”。

近年来，上海评弹始终在守正创新的路上不断探索。“评弹剧”“沉浸式演出”“评弹文艺党课”等形式全面开花，让“江南的声音”充满青春活力与时尚魅力。更为难得的是，在创新的同时，上海评弹团始终不曾忽视“梦开始的地方”——传统书场，并将其视作评弹艺术最肥沃的土壤及发展根基所在。

一杯清茶，几声吴侬，以一种最质朴、最简约的方式，欣赏评弹艺术纯粹之美，感受江南文化轻柔之魅。

《陈毅在上海》：把感人的篇章定格在永恒

◆ 邵天骏

“戏韵流芳薪火燃”2024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国庆演出季日前启幕，上海沪剧院于宛平剧院再度上演了被誉为“全景式、史诗性”原创大型沪剧《陈毅在上海》。

沪剧《陈毅在上海》最早演出时间是在3年前的2021年8月，当时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及纪念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而推出的。上海大剧院、宛平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等，以及浙江、江苏和湖北等地，先后留下了该剧首演或巡演的足迹，今年8月21日又首登国家大剧院。

这部戏的场面，自是十分宏大、精彩纷呈，尤其是老中青六代演员悉数上场，沪剧名家孙徐春领衔主演。全剧充满了上海的地域元素，主要人物的形象被刻画得鲜活生动而又感人至深。一帧帧年代久远的画面，勾勒出陈毅市长对上海市民始终充满深情的丰满形象；一段段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悄然定格，更是凸显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丰富内涵。

担任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市长对陈毅来说，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身份转换。解放上海，解放军进城睡马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十分难能可贵。建设上海，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任重道远。陈毅市长每天繁忙的工作，从打来的一个个急切求助电话中即可看出端倪。他秉持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对各种困难从来不会说“不”。其与上海同患难、共命运的为民大情怀，赢得了广大的民心。

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上海交汇、碰撞和演绎。要建设管理好这座大城市，谈何容易。何况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潜伏特务的暗杀行动、敌机对电厂的轰炸等，此起彼伏。又有人戴着有色眼镜提出疑虑：“共产党打仗厉害，搞经济行吗？”脱下军装，在上海担任市长，完全不同于国内其他地方，无疑需要有更智慧的执政手段，需要有更高效的城市规划。所有这一切，在陈毅市长手中，已经给了历史一个很好的答案。

大浪淘沙，时势造英雄。陈毅市长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呕心沥血，精心布局，蕴藏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从此，上海这座大城市摆脱了各种羁绊，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并恢复了活力。陈毅市长在上海市民中的形象是那么伟岸高大，说明了共产党也能管理建设好这座大城市，也能全面搞好经济，受到上海市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自在情理之中。

以原创大型沪剧形式推出的《陈毅在上海》，有着特别的地域亲切感。它的沪语方言声调，抑扬顿挫，说唱转换非常自如，镌刻了陈毅市长在上海市民中的崇高地位和地域性印记，进而为这部戏额外地加了分，也是这部戏能够再三取得成功和受到欢迎的因果所在。从实际情况来看，沪剧表演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了优美柔和的音乐和曲调上，而且还反映在了独特的板腔体和曲牌体中。演员们通过表演时的手眼身法步，有效地展示了沪剧的地域魅力。

《刺猬》：谁又不曾在生活的漩涡中打转？

◆ 北 北

“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郑执在19000字的短篇小说《仙症》的结尾处写道。

这句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被原样呈现在改编影片《刺猬》中。103分钟的时长被丰满的剧本填充得当，两位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拉伸展开，二人间的温暖互动为原著增色，影片斩获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金爵奖实至名归。

影片沿用了原著的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两个曾被生活卡住的人：“我”从小口吃，初三复读两年，这让父亲觉得非常丢脸，因沉默寡言被母亲带去医院看心理科……大姑父王战团因行事不按常理出牌被认为有精神病，一度被妻子喂安眠药终日在家昏睡，后为给即将成家的儿子腾地，自己选择去精神病院住。两颗相似的灵魂彼此理解，互帮互助，他们一直坚信，对方是正常的。

尽管一路坎坷，结局却很温暖：“我”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和未婚妻；王战团逃离了精神病院。影片改写了王战团的结局，书中的他死在精神病院。艺术留白的改编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展现这一结局时，导演顾长卫的镜头语言发人深思：王战团把自己从全家福合影中抠了出来，看着小小的相片头像在洗手池里随着水流的漩涡打转，直至不见。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畅游大海，现在竟用这种方式实现了。观影许久后，这一镜头依然在脑海里盘桓，让我感触有二：一是他把自己从全家福里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不再需要扮演父亲、丈夫，甚至不用再做女婿、大姑父，他就是他，王战团；二是谁又不曾在生活的漩涡中打转？对普罗大众而言，年轻人的漩涡是升学和就业；中年人的漩涡是职场和育儿；老年人的漩涡是孤独和健康。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漩涡是什么，自我很小，家族很大，命运无常。

把个体命运置于家族叙事在小说里常见，影片饱满的情感铺陈化平常为神奇。两位主线人物对彼此的支持就如树干，副线人物的支撑枝繁叶茂，主副线交织相得益彰，构成稳定的树形结构。“我”的母亲无论“我”成绩多糟糕，始终挡着丈夫的苛责护佑，“我”的父亲一直对“我”打骂，在“我”考上大学后却偷偷往行李箱里塞钱。他们是典型的传统父母，不懂如何爱孩子却深深地爱着。王战团的妻子对他一直不离不弃，母亲劝她离婚她不听，宁愿喂他吃安眠药也不愿送他去精神病院，这种妻子对丈夫的爱亦传统而深沉。

原来到最后，起作用的还是爱。“我”哪里不好了，不过是年少时口吃、学习不好，这样就丢脸了吗？长大后口吃能好，大学也能考上，工作和媳妇都能找到。王战团哪里有病，不过是个怀有梦想，到了中年依然想象力和诗意过剩，看透人世，能被《海底两万里》深深打动的正常人。正是被爱着也爱着这个世界啊，两个被卡住的人才能走出生活的漩涡，奔赴梦想的彼岸。

新民艺评

当音乐巨轮遇上爱乐之心

伦敦交响乐团与申城爱乐人双向奔赴

◆ 茅亦铭

伦敦交响乐团这艘世界古典乐坛的巨轮日前准时“抵岸”，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东艺音乐厅携手著名钢琴家王羽佳连续上演三场曲目不同的交响音乐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伦敦交响乐团的上海之行是其亚洲巡演在中国的唯一一站，并且还是安东尼奥·帕帕诺爵士出任乐团首席指挥后首次带团造访中国。

伦敦交响乐团以其多样性的演奏曲目和卓越的演奏技巧为特色，被誉为“全能型”的世界顶尖交响乐团之一。乐团成立于1904年，是伦敦现存历史最久远的交响乐团，前身为女王大厅管弦乐团。乐团除了能够演奏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作品，包括交响乐、歌剧和电影音乐等，《星球大战》《指环王》系列的电影配乐亦由乐团录制完成。

距离上一次伦敦交响乐团造访中国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这五年时间里乐团完成了首席指挥的交接以及新老乐手的部分轮替，自有的LSO录音厂牌完成了又一批优质唱片的推出。曾有幸现场聆听了本次中国巡演的最后一场音乐会，首先便是那熟悉的“伦敦之声”又回来了！本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据悉是由帕帕诺爵士亲自选定的，以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欢快热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开场，随后由王羽佳二度呈现她了熟于心的拉赫玛尼诺夫《升f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最后以另一位法国作曲家圣-桑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管风琴”》收尾，浪漫、庄重兼顾，又有炫技亮点，现场观众还能一睹“乐器之王”的风采。

《罗马狂欢节》序曲的写就颇有戏剧性，柏辽兹在完成了他的歌剧《本维努托·切里尼》之后，方才想要为该剧的第二幕加上一个序曲，于1843年在巴黎完成，1844年2月在巴黎亲自指挥首演。全曲以一段取自塔兰泰拉的奔放号声开始。接着，哀伤的英国管奏出深沉抒情的旋律；随着主要的萨塔列罗主题的出现，全曲突然变成全乐队强奏；旋即，舞曲又重新出现，比前面任何一次都更奔放狂野，不断变换的节拍和绚丽的乐队色彩交相辉映，壮丽无比。帕帕诺爵士的指挥风格以激情、细腻和深邃的情感表达著称，选择这首序曲开场自然为接下来乐团的火力全开奠定了前置基础。

全世界的爱乐者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历史时刻——2023年1月28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费城交响乐团在雅尼克·内泽特-塞甘的执棒下，携手钢琴家王羽佳在一场音乐会中集中演奏了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四部钢琴协奏曲以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完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拉赫玛尼诺夫马拉松”。本场音乐会中，王羽佳与伦敦交响乐团共同合作呈现拉赫玛尼诺夫《升f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如同王羽佳的每一次现场演奏一样，她在帕帕诺爵士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伴奏下，在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已展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和深刻的音乐理解力。当然，王羽佳的演奏风格早已有着自己深刻的烙印，她的收放自如和自信满满，又一次获得了绽放与彰显。拉赫曾经成就了职业生涯早期的王羽佳，而如今早已羽翼丰满的王羽佳又一次成就了拉赫，88个琴键，黑白琴键的自由跳动，王羽佳总能展现出惊人的敏捷性与令人神往的现场。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在开业时就配备管风琴的专业剧场，东艺音乐厅内的管风琴硕大无朋，具备五层手键盘与六千余根音管，高度足有七层楼之高。这些音管最粗的直径与普通水管相近，最细的则仅如铅笔的粗细，它们保证了从轰鸣低音到尖锐高音的音区跨度，远看声势浩大。同时，管风琴音色的部分则由种类繁多的音栓负责，其中，“笛管”“簧管”与“弦管”三类音栓分别接近于木管、铜管与弦乐器的音色，足以展现出其“乐器之王”的至尊本色。法国作曲家圣-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广泛涉及各种音乐形式，包括交响乐、协奏曲等。圣-桑的代表作品包括《动物狂欢节》《骷髅之舞》和《参孙与大利拉》等，这些作品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丰富想象力和深刻洞察力。圣-桑的《第三交响曲“管风琴”》是一部具有独特结构和风格的浪漫主义作品，且是古典爱乐者“应听必听”之作，具有重要地位却又极为特别——这部交响曲并不像传统的交响曲拥有三至四个乐章，而仅仅只有两个乐章，但每个乐章内部又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应奏鸣曲乐章和柔板乐章、谐谑乐章和庄严的终曲。这种特别的结构与传统的四乐章交响曲有所不同，但依然保持了明晰的结构和动听的旋律。这部作品是圣-桑为好友李斯特而作，体现了圣-桑与李斯特之间的深厚友谊。帕帕诺爵士在执棒这部作品时，充满着激情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他尤为擅长引导乐团表达深邃的情感，使现场听众能够感受到音乐背后的故事和情感。伦敦交响乐团乐手在演奏中，随着乐章的深入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圣-桑的意图，充沛地将作品的情感和技巧完美地呈现与涌动，而“乐器之王”管风琴的加入则助推着整部作品递进，将圣-桑交响曲的清澈、严谨和精致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帕帕诺爵士的激情指挥辅以LSO一贯出众的铜管，这样的现场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

连续三个夜晚，超过360分钟的大师级演绎，爱乐之心与音乐巨轮实现了又一次互相交汇，伦敦交响乐团的艺术家在上海完成了一次与爱乐人的双向奔赴，为艺术家的精湛演出鼓掌，更为这座城市爱乐者的热诚之心鼓掌！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在平静中倾听内心的惊涛骇浪

读诗集《有后缀的时间》有感

◆ 毛时安

一直没想到，崔丽娟会是一个诗人。我认识崔丽娟时间很长，已经三十年了。但我无论如何有想象力，也无法想象三十年间，一个学历史专业出身、曾在大学执教中国现代史和思想政治课的小崖在新时代的历史瞬间，华丽转身成为“诗人崔丽娟”。

崔丽娟一旦转身，诗情的能量喷薄而出，以不可想象的速率，在短短几年中连续推出《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和《有后缀的时间》四本诗集。与此同时，她写诗歌评论，做诗人访谈，和当代中国最前沿的近四十位诗人敞开心灵对话……这是一次中国诗歌的田野调查。小崖漫步在诗的原野，满眼是诗歌语词摇曳的绿色庄稼、五颜六色的鲜花，她尽情呼吸着弥漫在田野上空的清新与芬芳，以自己的目光视角带领我们进入当代诗歌众声喧哗的现场。

崔丽娟诗歌有强大的悟性穿透力。《有后缀的时间》在字里行间有许多对于时间的诗性的体认：在“海面轻轻划过一双鞋/时间踏过了海浪/暮色托举起，温柔的面颊”中（见《落日前净手》）时间有了美丽动人的画面感；“沙漏是时间的利刃还是奴仆/一刻不歇把时间垂直切割/悬崖殷，坠落”（见《沙漏》）……把时间转换为“渐失颜色”的胭脂，“断了齿”的木梳，完全是属于女性诗人独有的敏锐的奇特联想。悟性使她善于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捕捉到极具流动感的诗意，在平静中倾听到内心的波澜起伏、惊涛骇浪。

诗，是人类所有文字中最有自己的灵性、气息，最飘忽灵动却最能拨动心灵琴弦的一种文体。诗歌是一口井，井里盛着灵魂，井有多深，灵魂的回声就有多么悠远，灵魂有多丰富，回声的色彩就有多斑斓。小崖在诗的井里，投放了她灵魂的真挚真实。那些空灵飘忽的感觉、意绪、意念，由于心灵尖刺的插入，像鹅掌揪的叶片，飘出一缕清新。她的诗经常有一种非常博大壮观的气象，如《打开一条河》：“打开一条河，鱼儿呼吸流畅/吐出一圈圈气泡/它不满足于随波逐流/试着寻找河中养料/试着用七秒记忆/凿穿夹江两岸的层峦叠嶂……”此诗以河中鱼的主体视角，打开大河的空间，一步一景，变化多端，其效力于生命、空间、景观，最后卒章显志，气势磅礴地展示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诗集中，她写爱情的那些诗篇是我迄今读到的最感人的颂歌。她的爱情诗让我联想起白银时代俄罗斯女诗人刻骨铭心的欢愉交织着泪痕的咏叹。我特别赞叹《礼敬诗神》（组诗），单调、枯燥的创作过程经过她反复、不断妙笔生花的渲染，道尽了以文字为业的写作人秘不为人知的心理场景，最后竟超现实主义地化为“从身体里穿行而过”的一列地铁。

古人云，诗无达诂。诗是语词垒起来的空间，但却不是用日常规范语言可以对译的。请读者用自己的眼和心去阅读、感受、体验《有后缀的时间》吧！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只此青绿》：至简 至美 至深

◆ 韩 晶

电影《只此青绿》，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师、即“展卷人”的视角，“目睹”18岁少年画师希孟及其背后无数匠人共同创作传世之作——《千里江山图》的美学历程。

故事，完全基于展卷人的主观想象，好似一场“白日梦”。但想象之力，同样可以成就好故事。

《只此青绿》，是至简的。

没有对白、仅凭肢体呈现的故事，必然至简，因为肢体语言无法传达过于繁复的信息。但至简，可不简单，同样彰显了时间、空间、心理、物理多维叠加的复杂性。

绢丝上的千里江山，是空间的。作画过程中对篆刻、织造、笔墨、矿物颜料制作等中国非遗技艺的传承，是时间的。笔触里寄托着织绢人、制墨人、制笔人、磨石人“此生只在方寸间，但随画笔行天下”的期许，是情绪的，心理的。

无论是“青溪白石映蒹葭”的水边的织绢人，还是踏遍崇山觅良石的磨石人；无论是洞中“轻胶十万杵”的制墨人，还是茅屋内“秋毫虽细握非轻”的制笔人；希孟轻轻下笔，却力透纸背，因为匠人把最好的东西给予他，才成就了旷世之作。

“听雨”，展现了希孟在雨中的美妙舞姿，更折射出中国水墨画中“水”的哲学意蕴。遇水之前，墨、青绿矿石粉是无机的，遇水之后，灵魂被唤醒，在运笔中，在绢丝上，与水发生奇妙的反应，才生出万千姿态，有了“万壑松烟”的气魄。

《只此青绿》，是至美的。

美学上的完整度、考究度，令人击节赞叹。比如，还原宋代“三白妆”的织绢人，化着“珍珠妆”的翰林院女官；比如，身穿宋代崇尚的袖与裙叠搭呈山峦层叠之势的青绿；再如，鬟角簪鲜花的翰林院先生和少年画师们……

至美，却不为美夸张，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考究。男子簪花，在宋代盛极一时，蔚然成风。《水浒传》“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梁山好汉中，“短命二郎”阮小五也“鬟边插朵石榴花”，浪子燕青更是“鬟畔常簪四季花”。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记载，每逢国庆或重大节日，都城中会举行簪花游行盛典，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均头上簪花，可谓“锦绣乾坤，花花世界”。

《只此青绿》，是至深的。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百年来仅被展出过四次。典藏于故宫博物院，集北宋以来青绿山水之大成。

片中，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图》被第四次展出。观展的人群中，展卷人望见了希孟，依旧是18岁的模样。这一眼，相隔了千年。

影片以细腻唯美的笔触，描绘了“宋代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宋人称“四雅”为生活四艺，即通过嗅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

悠长的叹息，一次次溶解在时光里，也溶解在《只此青绿》的光影里。当然，至简的《只此青绿》不会说这么多，那不过是观者内心的微澜久久不绝。但这，不正是一部好的电影才会产生的“涟漪效应”吗？